中國青年

目次

赤黑分明的今日之中國
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
這是不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理由嗎
教育破產中的青年讀書問題
寸鐵（七則）
將來的花酒和歌（詩）
國家主義者的口供（南京通信）

第六卷第十九號
（一四四期）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本刊緊要啟事

本刊廣州通信處，因寄遞費時，且時遭扣留，以後一切通信，投稿及匯款，均請寄湖北武昌武漢書社轉張德勝君收，或湖南長沙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轉王文成君收，不悞！希讀者和代派者特別注意。

徵求

一：革命的戲劇。（以工農為對象）

二：革命的歌謠，小曲。（以工農及兒童為對象）

三：革命的故事，寓言，童話，謎語，謎語，（以工農及兒童為對象）

四：革命的游戲，兒童歌劇。（純以兒童為對象）

五：革命的詩，小說。（以半知識分子及知及知識分子為對象）

中國青年社

▲新青年 世界革命號（第五號出版）

目次如下：

世界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陳獨秀

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之鬥爭……瞿秋白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目前的問題（鄭超麟譯）……季諾維埃夫

世界職工運動之現狀與共產黨的職任（瞿秋白譯）……洛若夫斯基

世界的農民政黨及農民協會……瞿秋白

世界革命與世界經濟……劉仁靜

蘇聯政治經濟狀況（蔣光赤譯）……斯大林

英國帝國主義崩壞與世界革命……尹寬

英國大能工的原因及其結果（耳悚譯）……劍平太

摩洛哥的革命戰爭……顏斐周

歷史上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任卓宣

世界革命年表（戰壕斷語）……屈維它

革命日誌……

共二百餘頁定價仍大洋三角

總代派處 廣州國光書店 長沙文化書社

分售處 全國嚮導週報各代派處

紅黑分明的今日之中國

子璋

自今春國民軍在北方失利，討赤軍興。大小紅鬍子，狗肉將軍……揚威耀武於京津熱察。吳秀才也曾多喝了幾壺白干，跑上北京，和張鬍子唱過一齣『群英會』。無奈奉魯氣勢迫人，秀才在北方站不住脚，沒好意思，搖鞭南下，意想和『南赤』拚一個『你死我活』。不料又遇着『南赤』果然厲害，武漢三鎮，殺得他一個片甲不回，秀才至是不得不撒開兩腿，飛步跑回鄭州。到今朝，天天下令反攻，可見得是『中乾』已極，終究攻不出什麼來，這一個大塊頭算是完事了。

接着秀才之後，便有北洋後此之秀，軍事家而兼新聞記者和政治家之孫馨帥聽信白虎軍師蔣方震的袖內乾坤，出來為北洋系直系爭氣。前面舉起討赤之旗，後面貼着反赤的標語傳單。始意未嘗不作由五省而七省而九省之夢，甚至想襲承秀才衣鉢，在東南和中部架一莊大院。却不料『南赤』畢竟厲害，將他的五省劃去江西福建兩省，浙、蘇、皖三省上上下下都穩不住，於是這位馨帥不得不微其服而黑其狀貌，秘密跑去天津。因為忽然害了脚氣病（？）回不了東南潮濕之區，在天津向小諸葛楊宇霆軍師負荊，拜鬍帥為老譜伯，自稱小姪起來。東南半壁呢，讓『咱老子』張大哥南下，落得奉魯幹部稱讚他一個『漂亮』。呼嗚哀哉，北洋軍閥，至是又要弱一個。閒話少提，孫吳兵法在今日之中國大概已不甚適用，因此兩家的後代，一個個不了增門庭之光

，這已沒甚麽說頭。 要緊的是我們到了今日這個局面，紅黑分明現出兩個針鋒相對的勢力——『黑奉』與『赤粵』——反革命與革命。 『黑奉』代表奉系本身及省系等等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反革命勢力『赤粵』代表廣州國民政府，廣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西北國民軍、四川等革命勢力。 在這種黑紅分明的局面之下，讓民衆，尤其是青年看一個淸淸白白，究竟何去何取。

在黑奉方面的野心（也可名之爲黑心），自然，從討赤軍勝利後，整個的北方在他們統治之下，中央政府這個機械，當然要拿在手中使用，而且事實上現在已在其掌中而是名義上與時間的問題沒十分弄淸楚。 其次則安徽，江蘇這幾塊肥肉，須得吞嚼一番；京漢路方面，則河南一塊地盤，也得囊括下去。 中央政府和蘇皖豫諸地盤，便是大小鬍帥和狗肉將軍們日夜焦思，欲將牠痛快黑化一番的對象。 狠好的機會來了，吳秀才何不濟事，則只有叫他屈當一回副司令，並催他上陝西去；孫馨翁既微服而來，顯見得欲拒不能，於是大軍南下，要借『美國西裝的康有爲式的』東南大學爲司令部，顯他一顯威風！

在這些唱打場面，我們且跑進他們的後台裏瞧瞧：

第一個問題——入主中央，這個有些爲難之處，即是到底還有點畏於秀才後面的大英帝國主義。 在黑方後面的日本矮鬼子看起來，顧維鈞小白臉這個內閣，終究是英國人的。 你不看道勝銀行的存欵，小顧通給存到匯豐等行，日本銀行竟一文不放，這使

日本人眞個眼紅而痛心！ 中比條約廢除却給不久卽屆滿期之中日條約一個威嚇，故日本帝國主義爲這些利益起見，當然是要促奉張入主中央，取消顧閣的，可是礙於外交上對英不大通得過，狠覺爲難。 張老帥呢，對於日本之事，挾制威嚇，尤其東省金融問題，實在有點兒不舒服。 因此小張從來總向法國人親近，許多飛機都買的是法國貨，也不過想藉此以抵抗日本。 這是說奉張與日本這僕主之間，也有許多不和氣的事。

還 中心——中央政府問題，究竟怎樣解決，現在還難說有十分把握，故老張暫且只稱：大元帥或總司令。 想起來，的確也苦極了，不久的將來，也許直上太和殿，總統起來，皇帝起來，這要看許多內部外部的問題而定。

第二個問題——奪取江蘇河南，這個問題說來狠話長。 狗肉將軍之急不及待，望着江浙富庶之區而垂涎八尺，自然是百二十四分的要到寧滬洋場來開開脾胃，擁些女子玉帛。 可是小張年富力強，也非常想到上海繁華之地來跳舞跳舞。 更有楊宇霆軍師自從跟着老帥許多年，好容易過一回督軍癮，却被孫馨翁攆走，報仇之念甚切，今恰逢其時，偏又將眼白白地被狗肉將軍搶去，心中那得舒服？ 於是派人運動蘇紳反對魯張南下，當然一半是爲自已留地位。 這是內部的糾紛問題暫且不表。 最爲奉方心腹之患的，却是西北軍。 自馮玉祥宣言『本工人子……三民主義驅我歸來……』以後旗鼓大振，旗幟鮮明，與奉方當然是誓不兩立的，晉閻本來八面玲瓏，部下商震且爲西北軍副司令。 於是這一支軍又靠不住是眞要『討赤』的。 假如奉方悉其精力南下，西北

軍在後面或腰中間橫殺一鎗，是要深中要害的。　因此，奉之對南，老實說，在現在還不怎樣嚴重；奉之對西北部是提心吊胆處處防備，而且已經開始軍事行動，至於江蘇，或者安徽以北，讓這非奉系體已精力的狗肉將軍來鬧鬧罷了。　這是黑奉目下對於第二個問題之爲難處與解決法。　寫到這裏忽傳奉張召魯張赴津，暫主緩進。　楊宇霆——親日派的領袖之主張緩進，一面固是爲自己設想，一面亦由不得不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訓：長江素來是英帝國主張的勢力範圍，日本在這時候，是否有胆子馬上和英國破臉積極衝突起來，大是問題。　因此仍舊主張孫打前敵，如果關實這亦是將自己精力姑息一點，同時將孫傳芳完全消滅，楊宇霆，日本小鬼眞聰明，眞可佩服！

在黑的方面大概如上所述；在紅．方面又怎樣呢？

呵！　好不威風凜凜，聲勢浩蕩！　自從湖南肅清，入據武漢，江西大勝，福建亦勢如破竹，四川的不待說，甚至河南，安徽，浙江諸多小的軍閥們亦都有望風歸順之勢。　至於西北方面，綏遠，甘肅，陝西通是紅的，而且快要紅出潼關來。　這在內部說已有半個中國是紅的了。

外交方面呢？　美國駐京公使許久便和廣州的國民政府直接交涉。　這次北伐軍與美國人的說法，都認爲這是民主與專制之爭。　美國帝國主義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和英日帝國主義是非常衝突的，牠這種態度自然有牠自己的利益問題在內，可是給國民政府以非常好的外交地位與利益，同時影響於英日帝國主義對南的態度非常大，假如大家

知道自歐戰以後，美帝國主義使牠的『多拉』，現已成爲全世界的盟主這一道理。 次說英國，工黨，自由黨現在是常常在國會裏提出對南政府重視的問題，保守黨的張伯倫也因此動搖起來。 因爲英國的Gent'emen素來是重實際的，南方實際是代表半個中國的勢力，牠如何不重視呢？ 日本這小鬼國，牠一面協於美英之趨勢，一面很不能完全拿待住奉系，譬如楊宇霆固然是親日的首領，但是張學良却謀拉攏法和美，因此有靑浦子爵之來華，在京與民黨談話，有廣東政府是否C.P.政府及國民政府是否願和日本聯絡……之問，現在他又到漢口去了。 同時日外部省之中國局長佐分利且直接跑到廣州去。 東交民巷的日本人直說出東南輕北的話來。 從這些事實看來，紅的方面的外交和國際地位已一天天高起來了。

這紅的眞紅的了不得！ 國內國外都趨於紅。

這黑的仍然是黑的了不得！ 入主中央，囊括蘇豫，黑霧冲天。 因此現在的中國局面，恰是革命的赤化政府與反革命的奉魯軍閥對峙，紅黑分明的天下。

我們——中國靑年，如其是站在『黑』的方面，黑了良心的幹，便請站在『討赤』聯軍的旗幟下，大反其赤去，假如學不上章炳麟、黨理瑋，做不了四六古文，搭不上句子，覺得無事可幹時，便去和國家主義者共同擁擁一番五色國旗，也算無聊之聊，出出！中悶悶氣。 如其站在『紅』的方面，便請站在革命的『紅』旗之下來痛快地赤化一下胸

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

列寧著　一聲譯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考慮工人政黨底文學底根本原理，使這些原理能夠發展，更把這些原理用最完全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些原理是和資產階級的習慣相反，和商業化的資產階級報紙相反，和資產階級文學底野心冒險家底個人主義相反，和資產階級的『光榮的自由』相反，和金錢底年取相反。

這些原理包含的是什麼東西呢？　無產階級文學不但不是個人或一夥人謀利的工具，而且牠不應帶一點個人性質也不應脫離無產階級底管治而獨立。　沒有『非黨員』的文學家；也沒有文學的超人！

文學活動應當是無產階級工作底一部分。　牠應當是工人階級前衛軍所推動的大機器當中底一個輪齒。　文學應成爲黨的工作底一部分組織的，計劃的，統一的，與革命的。

『比較能使眞相明顯』，是一句德國的格言。　我把文學和機器底輪齒相比較也機如此。　一定有不少氣得發昏的知識家對此種觀念要悲哀地喊叫。　據他們說，這種觀念會把自由的『意志競爭』，自由的批評，自由的『文學努力』等等降低，破壞，與機械化。　他們底哀叫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智識的個人主義底表現。

很明顯的，文學是一件最不容易機械地去使用的東西；牠不能容易地被排列或服從

於大多數的決定。在這種情形中，我們無疑地應當容許一大部分自由活動的機會給與個人的創造力，給與個人的志向，給與興感和想像，在形式和內容上。

這都是無可非難的，牠只證明一件事；就是黨的工作當中關於文學方面的，不能機械地和別種無產階級活動一律。

這個觀念決不會破壞這個眞理（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也許覺得奇怪而不能了解），就是：文學的工作應當極嚴格地隸屬於其他的黨的社會主義工作。文學家應當無條件加入黨。出版的設置，書店，閱書室，圖書館，一切和文學有關的東西都歸黨底管理。

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監督和管理這些工作；牠應當把工人底生命的精神灌注於文學中，並且把商業資產階級視文學家是靠賣文爲生的人視讀者爲出錢的顧客的觀念拋去。

自然我們不幻想這種文學觀念底改變馬上就會成功，特別是久被『亞洲』的書報檢查所壓壞又被歐洲資產階級所腐化的俄國文學。我們也還不能希望有一個能武斷地解決一切事如議決案底形式的萬應靈藥。論點不在這裏。我們所注意的是：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須要知道這裏必遇到新的一個問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解決牠。

從書報檢查的鎖練解放出來以後，我們不要再做資產階級商業底俘虜。我們要創造一種文學不但不受警察底約束，而且不受金錢底支配，自私的野心，尤其是資產階級

的無政府個人主義底約束。

這最末幾字將為許多讀者譏笑底對象。『天呀！』——一般『智識自由』底熱心信徒一定要這樣喊出來。『天呀！ 一件小事私事如文學的創作你們也要使屈服於群衆。 你們把哲學，科學，趣味底鑒賞與高深問題也要工人來投票表決。 這是你們摧殘精神底工作自由——主要的個人底自由。』

不要駭怕，朋友們！

第一，這只是關於黨底文學，關於文學在黨內底地位和黨底管理。 每個人都有言論和著作的自由，一點也沒有限制。 但一切自動組織的團體（共產黨也是其中之一）也有自由去開除牠底會員——在團體中宣傳反對團體的意見的會員。 一個自動組織的黨，如果不注意地去決定這些宣傳反對牠底意見的反對派底地位，牠必將淪於滅亡，最先是精神的滅亡，後來是物質的滅亡。 至於確定什麼是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則我們有黨綱做標準，例如：策略議決案，黨的法典，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無產階級自動組織的全部經驗。

我們底黨漸漸成為群衆底黨；我們快要成為一個公開而合法的組織，在這個時期，很多不中用的分子（在馬克司主義者觀點上），甚或有少數的基督或神秘家，要加入我們底黨。 但是，我們有極強的消化力；我們是堅強如金鋼石的馬克司主義者。 我們會把一切思想昏亂者同化。 但我們必然要把一切概念不清的分子無情地洗刷出黨。

還有，我們可以告訴朋友們說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所談論的『絕對自由』，只不過是純粹的僞善麼？

在用金錢底力量去維持的社會中，工人羣衆缺乏生活底要素的社會中，沒有眞正的自由。 資產階級環境向你要淫書做『神聖的戲劇藝術』底材料，你豈不受着這種環境底約束麼？

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底或無政府主義者（因爲無政府主義是資產階級理論底變形）底神話。 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和女演劇員底自由，不過是『不依賴』底假面具，裏面藏着以諂媚求酬金的眞正依賴。

我們馬克司主義者把這副僞善的面具扯破，揭露這種荒謬的觀念，並不是就要走到『超乎階級』的文學（超乎階級的文學只有沒有階級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才有實現的可能），只是要反對附屬於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的文學。 我們所要的文學是隸屬於無產階級的文學。

這種才是眞正的自由的文學，因爲腐敗和野心在這裏沒有地位。 對於被壓迫者底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同情，將給這種文學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基礎。

這種才是自由的文學，因爲牠底題材不是酖於酒色的女英雄幾千百個肥頭大額的笨伯，而是幾萬萬的工人——國度的主要角色。

這種才是自由的文學，牠用革命思想底最新穎的發明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工作經

驗去使牠底內容豐富。

那麼，做做這種業藝罷、同志們！ 在我們面前有一個偉大而困難的工作：我們必要創造一個豐富 文學，同時又要嚴格地受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底約束。

只有這個 作做好以後，社會主義文學才能名副其實，只有這時候文學才能做縱出底功業，只有這時候文學才能隸屬於眞正的革命階級底運動，不受資產階級底束縛，牠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底制度下面。

這是不加入共產主義者青年團的理由嗎？

砍石

有一個朋友從遠道寫信來，說他是無產階級化的青年，是爲無產階級奮鬥的青年，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但是他在目前不願加入CY。 理由呢？ 理由很簡單的，是因爲現在的中國革命還是國民革命而非無產階級革命。 他又說，他在目前要做一個頂括括的左派，等到國民革命成功了，馬上便加入CY或是CP。

我本想不再說話。 加入CPCY是丟腦袋的險事也！ 何苦硬勸不願丟腦袋的人去丟腦袋哉?! 我 什麼這樣想呢？ 因爲我聽慣了『怯懦』『投機』的人們，說這種漂亮話，而發生頭痛！ 這類『怯懦』『投機』的漂亮青年，面子是要的，腦袋是愛的，想在國民政府下混一頂『小紗帽』找一個『紛頭愛人』，但是又不敢公然居『右派』的臭名。 於是祗好口頭上冒稱『左派』，甚至冒稱是『共產主義的信徒』。 這不但

沾辱了共產主義，而且沾辱了左派。 因爲眞正的左派，不必假說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不必假說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更不必做『預約的』CPCY同志。 他應當老實不客氣的承認他祇是代表民族利益的不反對共產主義的國民黨員。

，但是，我知道確有許多贊成共產主義而不了解共產主義，同情無產階級而沒有無產階級觀點的革命的知識分子，眞的接收了這種錯誤的影響，把『遁辭』當做『眞理』，因而徘徊於共產黨與左派之間。

他們的理論是怎樣的呢？ 他們想：

「中國現在是需要國民革命，國民黨是國民革命唯一的黨；中國CP因爲要國民革命，所以加入國民黨。 可見兩個黨所做的却是一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做國民黨左派便夠了！ 做了左派，一樣可以爲民族奮鬥，一樣可以爲無產階級奮鬥。」

這簡直是戴季陶的口吻了！ 不管你主觀上是否贊成共產主義，但是你客觀上却是全部受了資產階級理論的朦蔽！

國民黨左派的性質與CP的性質，有些常識的人，都知其不同。 國民黨左派是中國民族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 他反對民族革命中資產階級——右派的妥協政策，同時又不是無產階級『階級的政黨。』 共產黨呢？ 他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黨。 他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加入國民革命，加入國民黨，贊助左派的民族革命策略。 但是他不以國民革命爲最後的工作，他不僅是民族革命中的『左派』。

做一個國民黨左派黨員與做一個CP黨員，他們的態度全然不同。左派黨員是「為着國民革命」去「聯合」CP，去「聯合」蘇俄，去「幫助」工農運動。CP黨員是「為着無產階級」去「加入」CP去「擁護」蘇俄，去「從事」工農運動。在同一工作中，抱不同的觀點。

做一個國民黨左派黨員與做一個共產黨員，他們在做實際工作的時候所得到的黨的教育，黨的訓練，黨的工作指導與黨的組織的監督，也是不同的。縱使兩個人是同一的忠實，有同樣的能力，做同樣的一件工作，但是一個在無產階級的黨的嚴密組織之下，一個在非無產階級的黨的組織之下，那末他們的結果會全然不同，這是無待言的。誰的結果好呢？ 明眼人自能知之！

所以，我希望：

（一）這般怯懦投機的假革命青年，倘若不肯即早回頭，就老老實實滾到右派的旗下去攢營攢營，不要冒充左派或冒充共產主義的信徒；

（二）這般以國民革命為最後目的的革命青年，快些加入國民黨左派，而且永遠不右傾；

（三）這般願為無產階級奮鬥的革命青年，快些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或是共產黨，不要站在紅旗之外。

多謝我們討赤的大帥們加惠小民，把北赤逐走了，早使幾百萬京兆三特別區的老百姓，感激涕零地歌頌恩深再造。 這是有耳共聞，有目共賞，已是不在話下之事。 同時我們凡屬中華民國一份子的人更應當銘之座右的，就是大帥們治下的學校之關門大吉。 本來這件事，在偏僻的山西、陝西、河南、察哈爾、熱河，早已只算家常便飯，但只因關山遙隔，竟差不多沒有邀我們的注意。 却不料這個「關門」，竟和「赤化」一樣厲害，首善之區的北京城，居然也於十月三十日，連公立的小學都罷了課。 破了衣衫餓了肚子的教師們，洶洶然聚羣結黨的無法無天，向財政次長夏仁虎大人犯上作亂起來，眞是「赤」得可以！ 好在我們夏次長回答得非常乾脆：「咱們財政部只辦軍餉！」可見得「萬般皆下品，惟有帶兵的高。」 怎不令「天下父母心，不重詩書重托鉢」也哉？

却說那批「窮鬼」受了夏次長訓誨以後，乾號了將近一月也不得結果，只得束束緊褲帶子把性命維持下去，不題。 而江寧小學，忽而也「擇於」十一月十八日，全體教員停課索薪。

「江寧小學教員停課索薪。」——時事新報十八日南京電。

這個停課索薪就把孫馨帥在富庶的江蘇的德政，統統和盤托出，而孫馨帥治下的教育，也同張效帥治下的一樣宣告破產！

中國教育的破產，本已不自今日始。 八十年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一年加緊一年

。固然，在帝國主義者起始侵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教育，被洋槍大砲所反激而維新了一下。但不久之後，就再也不能向前有所發展。並且還漸漸向後退化。原因異常簡單：賠款割地，什麼主權都拱手送之帝國主義者的手裏，那得不窮？帝國主義者要在半殖民地爭奪商場，造出自己嫡派的軍閥，爭城爭地，拿人民的血汗，向外國換槍砲以殺人民；十幾年以來的軍閥專政，像敗家子一樣把家私吃盡當光，橫豎後有靠山，幾千萬幾千萬的儲借！更那得不窮？在這兩窮之下，就成到現在的情形，夏次長大人告訴我們眞話：『咱們財政部只籌軍餉！』

在中國財政這樣破產之中，什麼東西都走上了衰敗的命運。一切工廠、鐵路、礦山，都因爲外資之侵入而激動了，像春筍之勃發，但不久，沒有一個不一蹶而不振。在軍閥專政之下，這是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的簡單明瞭！教育又豈能例外？現在就以北京的罷課爲始而開始大崩潰！這崩潰是根本的，普遍的！不僅大學，小學也全體在內！不僅北方，一切反赤軍治下都是如此。而且這崩潰再也沒有辦法挽救的！要挽救只有一個辦法：根本打倒軍閥，驅帝國主義於國外！

在反軍閥治下的學齡青年，在這教育破產的時候，一定有幾十萬或上百萬的失學者，這是可以斷言的。這些青年怎樣找他們的出路？這個萬分嚴重，萬分迫切的問題就是此地所要討論的。

我們很知道，故在這些失學青年的面前的，只有三條路。（一）到國民政府治下

的學校裏去；（二）到教會學校去；（三）失學。

這三條路是不是我們該走的呢？

先說第一，到國民政府治下的學校裏去讀書。

誠然的，國民政府的北伐，已佔據了湖北、湖南和江西福建。一切事業，都在與民更始的時期。尤其對於教育。因為要立刻恢復教育原狀的緣故，政府已答應清償湖南的教育欠費，這費是那敗走孚威將軍所欠下的。

『教費積欠，教廳提案擬逆產百萬償還。』——中報十七日長沙電。

同時在湖北也在進行同樣的工作。在這國民政府的治下，前途是很有希望。那末，既然這樣，我們應該去了。但是，朋友，請你慢些！第一，我先問你，你是不是一個有革命性的青年？若是你沒有革命性，沙場戰死的烈士們的血不是為你而流的！若是你有革命性，你跑到革好了命的地方去革命麼？那就笑話！你向你背後看看，有多少因貧窮而不能像你這樣很隨意的人在！你捨他們而走到已經革好了命的地方去。你是什麼？你不是機會主義者，做官主義者而是什麼？況且，你是否如此臨陣脫逃而把『革你家鄉的統治者的命』的責任放在別人肩上呢？即使你能到國民政府治下的學校去讀書，是否在軍閥統治之下的你的家庭，能夠保得住不破產，保得住有錢供給你讀書呢？你若是拿這幾個問題自己問一問，尤其是末一個問題，你就會覺得你到國民政府治下的學校去讀書，不是你的路！你要讀書，先要保證你的家庭不破產

，你要革命，先要救你四周的苦難的同胞！　怎樣達到這個目的？　很簡單！　你要留在你的家鄉，發展革命運動，宣傳主義，組織羣衆做打倒軍閥的工作，幫助革命軍早日達到你的家鄉，才可以有澈底的解決！

次說第二，到教會學校裏去。

教會學校是什麼東西？　乾乾脆脆的七個大字：『帝國主義的工具』！　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很多，武力的，政治的，文化的，其中最狠毒的是文化侵略。　爲什麼呢？　用武力是最最笨的方法，隨便那個都看得出；用政治要比武力好一點，然亦是衆目昭彰的事件；惟有用文化侵略的方法爲最妙。　他教導出一批走狗到處宣傳他的德政和親善；他訓練出一批『人才』（如顏惠慶、顧維鈞等）來執掌國家大政，暗賣國權，做洋行買辦，壟斷市場，他把中國人的心弄得死個干淨，用巧妙的不着痕跡的侵略法來侵略。　在一九二二年，甚至我們的『大博士』胡適之也會起來說『沒有帝國主義！』　文化侵略的厲害可以想見。　而教會學校就是做文化侵略的特別優等工具，在中國已有非常好的成績！

依一教會學校，除義務學校小學校等不計外，中等以上的學校在中國已有二百另七個（依一九二四年統計），學生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內教徒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人，佔學生數百分之三二•六弱。　中國受教育的人，在一九二四年凡六百八十二萬人弱，內中等以上學生二十一萬七千人。　那末就是每五個中學以上的學生中，有一個是教會學

生；而十五個中學程度以上的學生中，有一個是基督教徒！ 這是如何可驚的比例!! 況且教會還有小學，義校，孤兒院的盲啞學校，幼稚院等等，他們影響之大，實屬匪夷所思！ 我們為要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我們必須首先剷除他的最重要侵略工具——教會學校！ 這是我們一件最重要的工作！

教會學校，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有個很大的發展，以收容無書可讀的青年。 這個麻醉機關之擴大，將對於中國青年之教育根本問題，有非常大的關係。 教會學生之百分數，必將因此更異常擴大。 我們以後要認定教會學校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我們須懂得：教會學校將為反動軍閥治下的學生羣衆中心。 我們要千方百計的去打倒他！

過去，我們雖然做了些反基督教的運動，但教會學校的領域，始終沒有踏進去。 這樣讓他去麻醉青年而不過問，是不對的。 今後不然了，今後我們要實行『加入他，打倒他』的口號。 我們要動員，儘可能的加入教會學校去。 讓教師們在講堂上宣傳耶穌基督，我們在草場上在寢室裏宣傳我們的革命。 教會學校是壓迫學生的，因為他不壓迫就無從彈止風潮，無從使熱血的青年變成陳死人，跟他去讀幾千年前的聖經和做未開化時代的『禮拜』。 這個壓迫，在去年五卅後大退學風潮之後，的確減輕許多，但最近國內教育的破產，使他不愁缺少學生，因此，而嚴厲的壓迫即在眼前，這是必定的。 而且教會學校的課，向例是不注重科學，不着重國文，以造成基督化（就是帝國資本主義化）的人材爲目的的。

我們對他的嚴重壓迫怎麼辦呢？——我們要把這些罪惡的事實，宣佈出來，因此而歸結到『教會學校裏讀不到書』，要讀書只有革命。在校裏我們要組織學術研究會等小團體，研究新的科學的思想，使同學不迷於見神見鬼的不開化的論調裏，而且拿這個形式來組織和宣傳。糾集進步分子加入革命的團體。在統一的指揮之下，準備給與教會學校的致命傷的大退學！

所以我們進教會學校是可以的，但我們是去革命，不是去讀書！那裏沒有書讀！

再說第三，失學。

在教育破產聲中，失學的人數，一定是可驚的！萬不得已而至失學，當然不是一條路。我們在此地要說的是怎樣在失學的情形之下去解決失學問題。上面已說過，要解決讀書問題和經濟問題只有革命。失學的青年，對於這兩個問題尤其感到絕對的困苦。因此，也只有革命是他們的出路。被迫得無路可走的失學的青年，到現在只有走上這條路。我們應該在這失學的打擊，更深切地覺悟到軍閥和帝國主義之罪惡。

革命的青年，在失學的時候，在城市和鄉村裏做革命的工作，組織和宣傳，鼓煽和領導暴動。只有送軍閥到他們的棺材裏去，才是我們的出路。

總之。現在是每個青年為解放自己而奮鬥的時候。教育的破產給與我們以澈底幹一幹的機會！深入各方面我們所能參加的羣衆中間，給與革命以批判憤恨的勇敢的戰士，為要讀書和解決經濟問題而要努力決鬥！我們只有這一條路放在眼前。

早一天成功革命。早一天有書讀。 即是我們來不及讀時，也開條生路給我的弟妹，我們的後代罷！

寸鐵

預防共產，準備公妻

討赤軍進了北京，北京商店都貼上『清理賬目』『修理爐灶』一類小條，關門大吉現在討赤將軍張宗昌又到上海來了，他的『見面禮』是：一、在江蘇省內發行軍用票一千萬元；二、討赤軍費全由江浙人民負擔。 我希望『怕共產』的商家快些預備『清理賬目』，『修理爐灶』之類的小條，免得臨時倉卒，反被討赤軍共了產去！ 更盼反赤諸公如童理璋章炳麟曾琦之流，快些『告誡』他們家裏老小花姑娘們，準備脫褲歡迎，免得『嗜老子們』動手！

（石）

東大學者行將從狗

東南最高學府的學風，向來以『尊崇孔子』，『反對赤化』，聞名於世。 狗肉將軍的政績，以『強迫讀經』，『討伐赤賊』，嘖嘖人口。 現在據說張宗昌將設總司令部於東南大學，演武修文，合在一起，懿歟休哉！ 不知這般反赤學者，是否預備投筆從『狗』，合大砲刀槍之力，以與『赤賊』決戰？

（石）

中國少年自強會的隱患

據入過國家主義青年團的人說，他們定章凡是對於中途背叛國家主義的『國賊』，以手槍對付之。　現在中國少年自強會因爲覺得國家主義之『此路不通』，宣言解散以『集中革命勢力』。　『風起雲湧的國家主義團體大有『雨後雲消』之勢。　但是『狗急跳牆』難保這般愛國志士不恨死自強會之『登高一呼』。　我實在替自強會諸君的性命擔憂！　（石）

張作霖比醒獅派誠實

張作霖在蔡園會議說：『北洋軍隊以前確有兩種弱點，一則軍官喜爭地盤，兵士隨意騷擾……　……效坤！　汝有一不良習氣，兵行所至，輒喜更換行政長官，交條子，儘任。』　張作霖所說的祇是奉魯軍罪惡的九牛一毛，但是比醒獅派却誠實得多。　因爲他們硬說張作霖馮玉祥蔣介石是半斤八兩的軍閥！　（石）

謹防扒手

北伐軍佔領武漢九江以後，許許多多從前反對國民政府的『鬱鬱不得志』的『老民黨』，和北伐將領親戚故舊，都跑到青天白日旗之下去圖『發展』了！　如果我們由他們這樣發展下去，國民政府大有與北京政府合併的可能。　我不知國民政府的要人和北伐諸將，有沒有『立下決心，謹防扒手』的勇氣，更不知民衆有沒有注意到『謹防扒手』的工作！　（石）

國家主義者不學國文

獨秀先生寫了『那裏有中華民國？』這句話，原意是說十五年來的中國不配稱爲『民國』。 那知有位國家主義家在醒獅說陳獨秀否認有中國。 原來國家主義者只會普恩開賓而不學國文！ (石)

國家主義者的新邏輯

醒獅一一二期說：『中華民國一日存在，國旗即一日不能廢，反之，國旗一日不廢，中華民國一日不亡。……沒有五色國旗，就無所謂中華民國。』醒獅派有了這樣好邏輯，無怪他們只愛張吳孫諸愛國軍人治下的中國而不愛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 (石)

將來的花酒和歌

(J. S. Wallace著)　一聲譯

有一種從來未被人知道的美酒，
是還未萌芽的葡萄底汁漿；
有誰在瑪瑙色的酒杯中喝一口，
便會感着血管中有跳舞着的陽光。

有一種還未萌芽的玫瑰花，
一朵難得的通紅通紅的花呀；
如此的通紅的花色，如此芳烈的花香，
世界的名花中沒有一種賽得過他。

有一種還未唱出的歌，
一首還未從人們口裏吟咏出來的樂譜，
聾的可以聽，啞的可以唱，
跛者聽了可以起而跳舞。

這種花酒和歌就要到來了，
隨着那造反的擊擊的鼓聲；
只有工人階級得到了權力，
舊的才會死滅，新的才會誕生。

國家主義者的口供（南京通信）

鐵佛

房龍人類的故事末了有這麼兩段：

「這些科學家創這個新的世界，却忘記了人類的思想，比故事上的龜子還遲鈍，比那著名的懶貨還要懶。 他們緩緩的一步一步的走着，比那一隊勇敢的領袖，差不多要慢一百年乃至三百年。

「一隻受過訓練的小狗，雖然能夠騎脚踏車，吸烟斗，但仍係是一隻小狗。」

雖然是龜子，但還慢慢的走；雖然是小狗，但還是哺乳動物。 可是國家主義的政治主張，竟有比龜子小狗等而下之的。 來！犧牲中青的一點篇幅，我介紹國家主義者的政治主張給大家一觀。

而的我們要知道，南京是國家主義的大本營，可算是全國國家主義的精粹所在，所以下學府口供，雖然是我和我的些勝友說自在課堂上聽見這位「國家主義的健將……，「東南的，的政治經濟學士」，「孫傳芳的出政廳科長一錢肇昌君在南京東方大學經濟班上講但是他確實代表一般所謂國家主義者，他其實就是一般所謂國家主義者縮影。上課的第一天，開宗明義第一章，就不打自招和盤托出的說：『我這們經濟學，他們亦化幾最容易利用做題目，來宣傳主義；可是我姓錢的不然，我是中國人 住在中國地方，講的中國話，是教的中國經濟學（妙極），老實說，我不是為一點點辛俸來教書的，我是來徵求同志的──，求幾個國家主義的同志。『我和你們約法三章，最要緊的，以後在課堂上，不准瞎辯論，以免荒廢同學聽課時間……』

現在未錄他們口供之先，且介紹他平日的恆萬古千秋不可磨滅之妙論：

『乞丐尾人求乞，天天叫爹爹給個錢我，太太給個錢我，他們是沒有高尚慾望；

如果社會上總是這樣沒有高上的慾望，社會就要退化了。

『因為人類智力發達，對於未來的慾望愈高，故有私產制，否則實行共產，是向混賬路上走去矣：所以我的意見，俄國將來還是要恢復私產制度的。

『中國的文化，什麼都比外國早，無論什麼事都超過歐美而先演過了，尚書說：『放男女於湯山』，不是經提倡男女跳舞嗎？……像你們這一班還好，沒有穿洋裝的；我們中國的衣服，寬袍大袖，多麼『溫文爾雅』，要是我們再學那洋人的短衣窄袖，真是弄了倒過來了。

『手表是財，手帕是財，老婆也是財。』

這是十月裏一個火曜的早晨，孫傳芳的敗耗接二連三的傳來，一個個同學的面上，都現着憐惶之色，這位接近官廳的國家主義當然要發表他們的『事急矣！』的主張。

『伯拉圖說：「政治的軌道，是一步一步循環的，」由君主專制，由專制而平民；由平民而武人，由武人而暴民，由暴民而君主，由君主而……』自然了，同學們都贊，君主與專制是什麼分別，他很分清的回答：

『君主和專制，大大不同，絕對不同，君主是犧牲一人之福利，而謀千萬人的福利，專制是　牲千萬人之福利，而謀一人之福利，』

那麼中國此時何時呢？　他說『中國此時正是，『武人時代』之末，『暴民時代』之始：：我們假使死過去一二百年，再轉過輪迴，投了胎，做『君主時代』的人民，那就好了，此刻是生不逢時！』

他又安慰學生說：『此刻其餘不可怕，惟孫聯帥封閉學生總會，恐怕那些國民黨要聯絡工人暴動，這倒是可怕的；風聲鶴唳，並不可怕……孫聯帥是敬重好學生，用功的學生，誠實的學生』。

他批評黨聯兩軍的將來：『聯軍如果勝了，也要改造改造才好；黨軍如果竟勝了呢，如果當真照所抱的招牌實行，還早還早，中國此刻還不曾到那地步；鼓動人則可，實行，則不可：：中國如果赤化成功，則各國第二次聯軍到中國來　中國盡成赤土了』

他進一步表示他國家主義的政見了：『中國在此刻，只應該是君主立憲……』

立刻就有許多學生很驚奇的問：『先生這不是主張復辟嗎？　先生是復辟黨嗎？』

他毫不遲疑的答道：『復辟與君主立憲完全不同，你們太外行了，這完全不同；君主立憲是民選君主』。

接着又有學生問：『民選的君主在歷史上是那一國？　與總統有什麼分別？』　他眼直向着那問的人，連說：『有的：：有的，讓我來想想看』可憐的很，他再也想不出來，雖然他用十二分的力，做着鎮靜的態度，但總掩不了他那難看的面孔。

大多數的學生仍然不放心時局，怎奈他回答得太教人放心了，有幾個就舉申報上的新聞問他　他說：『你們是看的申報嗎？　申報靠不住的，時事新報，新聞報還好，其實各人有各人的良心報』。

學生們眞討厭，仍然追下去問：『先生的良心報是什麼？』　竟虧他老着面皮答道：『我的良心報是聯軍日報』。

這位國　主義者的代表，已經說出口供來了！

嗚呼！　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者的言論！

少年先鋒（創刊號）

（出版要目）

告少年……其穎
讀書就能救國嗎……楠哥
醒獅的老八股……語誠
曾琦也要言論自由嗎……楠哥
今年雙十節的上海……DY
「一般」
南大卅週紀念……成章
法大風潮一瞥……隱洪
獄中回憶……因心
一個尾巴……編者

每半月一册每册二分

預定 全年五角 半年二角八分 郵費在內

（經售處）上海各大書店 上海少年先鋒社

（發行）及（編輯通信處）上海江灣路藝術大學易宗邦君轉

新女性

章錫琛主幹

我所認為新女子者……徵文七篇
曹國瑞女士傳……顧頡剛
燈下……欽文
奴隸的女性……岳煥
私奔歷險記……仲持
暹羅的婚俗……顧均正

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開明書店

革命[illegible]　必讀的書十種

一、新社會觀　二角
二、共產主義ABC　二角
三、陳獨獨先生演講錄　一角
四、唯物史觀　八分
五、共產黨宣言　一角
六、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　一角
七、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二册）一元
八、反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　五分
九、嚮導彙刊第四集（印刷中）　一元五角
十、中國青年彙刊第五集（印刷中）　八角

——凡是代售嚮導及中國青年的地方，便可以買到這些書——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
廣州國光書店李義若

廣州　丁卜書報社
北京　各學校號房
長沙　文化書社
武昌　時中書報社
　　　共進書社
香港　萃文書店
汕頭　汕頭書店
蕪湖　科學圖書館
太原　晉華書社

潮州　青年書店
雲南　新亞書局
重慶　唯一書局
　　　振亞書局
　　　重慶書店
寶慶　書報流通處
西安　西安書社
成都華陽　書報流通處
紹興　亞民文具實業社

（價　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一九五折算。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滿算一次。概不退國。

零售：每份三分。